



四書輯疏

論語四

九

2796  
30-10



門口仁2  
號 2796  
卷30-10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九

後學會津安聚著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

實九三十七章李德雲曰曰多記則錯而言之亦

首三章是也容貌指子之燕居章及子溫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

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

彭商賢大夫見賢遍大戴禮胡桐原曰大戴禮虞戴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盧味人曰惟信故好在內孔子

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

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朱子曰如刪詩書定禮

樂皆述他見在底不是

別自創意做出春秋雖云孔子作如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亦只是寫出魯史只是中間略有改

更今按定正也贊明也明以註解指蓋不惟不敢當

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

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李岱雲曰聖人

於作豈僅賢者之事而已乎聖人却不道是功倍於

作之述而第明其述在於信好分明僅以賢者之述

自居固已謙矣而又不取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但

曰竊比之豈非德愈盛而心愈下乎註不惟不敢當

作者之聖是一層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

又一層人只因述是聖人實事遂抹去前一層而第

以竊比老彭為謙然當是時陳定宇曰此以作者略

亦未深體註意也然當是時下推廣餘意作者略

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

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輔潛庵曰作者略備

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群聖所作因時制宜以

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

子賢於堯舜者在是饒雙峰曰書述政事詩道性情

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

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衆小成

而為一大成今按折衷斷其中也

**註翼**胡斐才曰時解以上二句貼在老彭身上謂聖

人本事只在竊比二字中認作倒裝文法此泥

看註信好傳述句客請主位矣朱子云夫子非是要

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

爾解此則賓主歷然中村氏曰述以事言信好以心

論語述而

比竝也。滙參曰：竊比老彭，自言其信好之志與之相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林次崖曰：是記得，不遺忘也。默，識謂不

言而存諸心也。子曰：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

著時不在，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解，曉也。朱子

說時不在，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解，曉也。朱子

而無前說近是。存諸心較心解意思稍淺，此章本是

希逸吳伯章謂：懲象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山頰悟之言也。未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朱子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答之。後

來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語記了。○聖人

常有謙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是仁之三者已非

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三者已非

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胡斐

曰：默識則非。知此曰：學誨則非。聖

註翼 四書家訓曰：上三句時說俱以默識為主，不若

陸稼書曰：單言學則謙，識在內，此以學對識言，則學

是學，其未知未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誨人兼

學識說，胡期僊曰：不厭是心中無厭，乘不倦是心中無倦怠意。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朱子曰：人而無欲害人之心，

於吾心之謂脩者，言好脩治之謂也。德者，道理得

心則仁之德，不脩有穿窬之心，則義之德不脩，仁之

德脩則所言無不仁之言，所行無不仁之行。今按陸稼

書德字兼得於學者，看者不可從。林次崖曰：脩者去

欲存理以學必講而後明盧未人曰學而曰講就講全其德也習討論上看蔡虛齋曰須是常去講論他習其所已知究其所未見善能徙改知如此則於所學之理無不明者矣

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盧未人曰日新日進也按脩字中有誠意正心脩身許多般工夫在講字中

亦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許多般工夫在故曰要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李岱雲曰是補足之辭莫夾入夫子語氣

註翼陸稼書曰依存疑則以首句為綱下三句分知行看是目此說不是依淺說則脩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行也然朱子之意亦不如此朱子謂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致知格物是講學徙義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甚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間音閑暇無事之時事謂祭祀賓客之類非謂未張子貢言游縱言至於禮可見存疑說非也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

其色愉也容舉一身而言舒展布也與鞠躬反色獨指見於面者言愉和悅也與勃如反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去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涉略反作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

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怠惰心肆甚失儀也陳定宇曰自自然也又按中和二字俱就動處說氣象也

註翼萬授一曰此見聖人容色因時之妙胡斐才曰此即鄉黨居不容註脚盧未人曰兩如字有形容不盡之意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

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下同是

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蔡

齋曰孔子不夢文武而獨夢周公者渠所志只是做

周公若志為文武則亦是無將之心矣故作春秋主

於尊周他日有曰吾其為東周乎亦只要做周公而

興文武之道也非欲得文武之位也○孔子盛時以

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夢也

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

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字

蓋夜之所夢畫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今按老而不

能行亦○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

就氣言

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

無老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朱子曰既分

公道不見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

也李休雲曰心是存主處志慮是心之所發而為思

慮者心之存主老少自一般然奈血氣衰則志慮處

亦短氣不足以輔之故也陸稼書曰圈內無復是心

心字與程註心存道者心字亦不同圈內心字專

指行道之心程註心字則是說心之本體通考曰以

勉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者也相應為讀則存道者

心無老少之異恐當自作一句下文者字與也相應

當作一讀於者字下庶得程子之本意今按程說寤

寐二字貼夢字存行二字貼見字存行周公之道謂

心存行周公之道也不可以為及身老則衰俱以

氣言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言

**註翼**

翼註曰此為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非為血氣  
不再聖人察之天理如夢不復聖人驗之吾身朱子  
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

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李岱雲曰朱子謂聖人與天地相應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然則孔子之衰正天地氣運之衰也林次崖不明此理謂衰是志不是氣志衰因時不用若時見用則志亦在矣如何做不得周公事業不知即聖人血氣之衰便知當時必不見用以天地氣運與之同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陳定宇曰所之之往也朱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趙格庵曰日用二字

倫者舉其重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

岐之惑矣陳定宇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

武曹曰不過大概說曉得道之當行耳胡桐原曰道猶路也故適字岐字皆自路言之又按岐道旁出也許白雲曰他岐不特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差誤處

註翼 蔡虛齋曰志於道欲得此道也林次崖曰是方求欲得之未為吾得也○不是空志是就有以至之了致知力行即其事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朱子曰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

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

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饒雙峰曰此則從

道而有得朱子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林次崖曰德則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許白雲曰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旨今按終始惟一以一善言日新之功以

衆善言

註翼 蔡虛齋曰據於德守其所得而不失也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

黃勉齋曰隨之而不離胡斐才曰亦是工夫字

仁則私欲盡

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

仁而無終食之違依則

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許白雲曰私欲盡去而心德之

全蓋德之積累自少至多積之既久則百行皆善而德備德備則是私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此句是接

仁字說下無終食之違方是說依字

註翼

或謂既仁了又何消依盧未人曰一息少疎私欲竊發便是不仁如顏子三月不違猶有少間

時也故當依仁○仁與德一理但有偏全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胡桐原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

也今按玩從容潛玩之意適樂也適情謂悅樂情意也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

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

趙格庵曰凡登

降上下聲音節奏皆有自然之準則移易不得即是至理之所寓

朝夕游焉以博其

義理之趣

去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朝夕游焉餘力

從事之謂許白雲曰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兩件得效處

○此章言人之為學

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

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

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

志道據德依仁則動已有

養而又游藝則息亦有養也故曰動息有養息退息也揚齋謂動息指燕居之動靜非也學者於

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



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隙乞逆而涵泳從七

反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程林隱曰先後

以其用力言許白雲曰先後之序說上四字謂志然

後可據據然後可依後又頤游輕重之倫說下四

字前三者重藝為輕本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

內游養其外今按倫等也該備也涵濡也泳潛行也

借為久置其身于義理中之義

**註翼**林次崖曰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周禮疏不加薑桂十脰他鼎為束公羊傳註

以鹽乾之謂之脯屈曰胸伸

曰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贄執以

贄相原曰比羔雁雞相見者

雞為薄故云至薄也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

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

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汪武曹曰人之

二句是所以當誨之故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此理

句是所以必行束脩乃誨之故今按來學謂執贄而

來學也往教謂彼無來學之志而我教之也

**註翼**許白雲曰事師就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

以上二字舊說多與束脩二字相連以禮之厚薄

言恐非聖人語意蓋此二字與自字呼應句法猶漢

廷篤傳云吾自束脩厲節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

為人子不陷於不孝所謂以上者凡奉禮之嚴求教

之敬皆在其中今按家語曰束脩以上三千餘人可

見以上二字屬門人不屬禮物又按撮言集說以自

論語精義

字作自己以上字作來字看引解從邢氏俱未是吳  
孫右曰重求教之誠上不重束脩上束脩之禮所以  
將其誠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而為之發其機翼註曰憤者意全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稍開但詞未達故發以達其詞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李岱雲曰蓋舉一隅此物必反者還以相證之義謂我只舉一隅告之而彼自悟三隅將來復再告相證明也胡斐才曰非因此而識彼也

也又告以理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去聲

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陳定宇曰聖人固不

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程子曰憤悱誠意之

見賢遍於色顏色貼氣辭辭排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

啓發舉一隅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乃復告爾朱子曰憤

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陳定宇曰不憤

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

程子只作一串說胡斐才曰若如程又曰不待憤悱

註串說則啓發輕講只是舉一隅耳

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輔潛庵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

**註翼**

盧未人曰此章三平看不憤不排不以三隅反是無受教之地不啓不發不復是不輕教蒙引淺說以下句承上二句謂舉一隅即是啓發能悟則再啓發之此程子園外之說陸稼書曰存疑曰憤排只是深不是一樣存疑不是中村氏曰舉揭而告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朱子曰有食不下咽之意李岱雲曰註中於此連下兩不能字妙甚蓋出於自然之誠不能如此非不當如此也

**註翼**

李岱雲曰聖人臨喪便自哀了厚齋但以爲聖人舉行古禮失其旨矣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蔡虛齋曰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家喪豈我而言則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朱子曰

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

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聖人之心純乎天理隨觸而動情之正者發於本然之正故兼性言之哀樂中節情性之正而即是道也故識之者可以學道

**註翼**

史氏曰定宇陳氏之言似矣然又有不可泥者隨時處中可也若是日方歌而卒然有家門親戚之大故哀固不可已而不哭也程蘇所辨乃是方預朝廷大禮而東坡遽欲就此未散相率赴吊則是夫輕視朝廷吉禮之意於此爲不敬於彼爲不專矣夫吊同僚之喪與親戚大故哀情不無緩急之辨以俟翌日亦未甚害而東坡克伐必行但知強辯而酌輕重豈理也哉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預於己行藏安

於所遇命不足道也以上釋聖人分上用舍無與於  
行藏安於所遇謂處於行藏之間安之而無意也命  
不足道謂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也著此一  
句者正所以明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註翼** 胡期僊曰用是君相舉用我之指我則當即字  
舍是君相不能用爾指顏淵許白雲曰用舍以  
身言行藏以道言是字正指行藏之道而言行藏字  
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今按蒙  
引翼註行藏以身言未是集說從之謬矣翼註曰我  
與爾我和爾也不作許與之與要見相信之意不可  
講誇了二節與字又是相與共事之與與此不同  
蔡虛齋曰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李岱雲  
曰聖人於顏子固非褒飾亦非勉進惟我與爾有道  
合神契之妙顏子不答一語便是兩則字中本領已  
全具了蒙引所見甚褊淺以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  
中兩處印合自見呂晚村曰曾點暮春數句亦是用  
則行舍則藏但點只粹乍見  
得不如顏子實有諸己耳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  
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胡斐才曰  
亦須言外見之

**註翼** 鄧雉千曰此可泛問亦不必纏回然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徒空也搏馮河徒涉  
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馮陵也懼謂敬其事謂凡事必  
空涉水陵波而渡故曰馮河懼謂敬其事能有所戒  
懼也非謂怯也成謂成其謀成是成就之成有收殺言  
弱而恐懼也成謂成其謀之謂不專指決斷言

此皆以抑其勇上三句而教之下二句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抑其勇而教他以懼事成謀也此蓋因子路之失而救之行師之要亦不外此○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聖人行其道也義所當行也非貪位藏其道也義所當止也非潔身獨善欲心指好進之心史氏曰謝氏自有欲心說來故只就好進一邊說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註翼

蔡虛齋曰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故曰死而無悔矣若已死了聖人又何待說不與李岱雲曰吾不與也言此等人吾行三軍之道不與之同今按三軍聖人不得已行之故曰必也謂決意非臨事云云言我所與者這般人林次崖曰臨事而懼是就心說好謀而成是就事說蔡虛齋曰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鄧雉子曰者字以人言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

胡桐原曰執鞭之士周禮秋官條狼氏以下士為之

王出入則趨走而辟去道路行者自王公以下至子男皆有職是者焉所以謂之賤役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亦所不辭以上。是假設之辭。安於義理。不求不當。求者之謂。徒取辱。謂求之無益。遂取羞辱於人也。此一句自從所好。○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

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中村曰。不可不可。即本

文。不可不可也。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

在天無可求之道也。輔潛庵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

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註翼 孫潛村曰。此章是為下等人言之。特詞氣宛轉。乃是聖人委曲開導。迷蒙處。李氏曰。兩吾字。是

聖人以身示教。但語氣要着得活妙。勿死句下耳。次崖以兩吾字。但指中人說。上句吾亦為之。亦字如何。說得去。翼註曰。如字。乃轉語。非設言也。今按。猶然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兼散齊致之為言。齊如字也將祭而

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輔潛庵曰。齊謂也。二三則不

齊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

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

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

記其大者耳。

註翼 李岱雲曰。聖人之心。固不待有所操而常存。然此慎字。只指臨事說。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

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丘毛伯曰。其慎齊也。非俸福。是不慢神。其慎戰也。非法敵。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史記孔子世家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吳伯章曰學之史記增此二字以釋其意

非本也故儒林傳所引還與今同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

他也猶云忘食也他字瀾不止飲食以明記者偶舉

泥着不得又按只就學之之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

時言非云三月中皆然也

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

深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聖人親聞韶聲學之久有

日想像之所及者故不覺嗟歎息曰云云蔡虛齋

曰文謂聲容也情謂聲容之實也中村氏曰情是功

德之謂陳定宇曰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范氏

雖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

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

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誠以實心

之俱就孔子言撮言感字指舜德不是

註翼吳伯章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朱子曰三月

有韶非敬仲所能致也敬仲亡公于豈能以韶樂奔

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以之賜太公耶

故魯亦有韶節然孔子不於魯聞之蓋是時孔子年

三十五魯亂適齊聞之也其後晚年歸而正魯樂豈

韶之遺音齊人識之不失其舊耶陳定宇曰論語於

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贊助之也而衛君出公輒也靈

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聶五怪反公薨而國人立蒯聶之

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見衛人皆與輒有所不安於心方欲問夫子以為斷諾應辭也冉有益因子貢子貢曰諾以應之

**註翼** 吾將問之皇疏邢疏俱以吾將入問於孔子釋之後人從之然釋文云一本無將字朱子亦於後篇吾將仕矣註曰將者且然未必之辭而此及孟子往將食之則無解似作語詞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以上說出夷齊之所以為賢以釋古之賢人也句故兼舉逃國餓死兩事翼註李氏說俱不可從扣

謂窮也餓而死怨猶悔也牽馬也餓而死謂窮約終身也以後日言許白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山崎氏曰出家語荀子荀子邦作邑況其君乎故子貢

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斥以上釋子貢所舉夷齊為問也斥面斥也朱子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遜國此是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

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所爾爾



何怨之有若衛軌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以上釋求仁二句故只說遜國事天倫謂兄弟次序也中村氏曰仁是人

心人心只有天理天理上過得去人心便安人心安處便是天理正處朱子曰蹴草履也○凡讓出於不

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虛未人曰子貢以夫子既賢其人又諒其無

怨則讓國之事乃所深與而輒之爭也○程子曰伯夷國其必所不與矣故曰夫子不為也

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朱子曰諫伐而餓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

說今按程子以諫伐連無怨說故曰非本意與內註所引自不同要須善會

**註翼**胡期僊曰入入見孔子出是子貢出見冉有也今按林次崖曰伯夷叔齊何人亦是槩問故註

舉其平生以釋之求仁得仁專就遜國一邊亦是本子貢所問之意此說說得好陸稼書說非也註自明

又按子貢把夷齊來欲反觀則似已稍知其非先曰何人以審其人品然後曰怨乎以質其事口中雖若無所指意中實有所指朱克升曰仁以事言中村氏曰夫子不為也字決詞應前半字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如之也蔬

食麤飯也麤不精鑿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

而樂亦無不在焉蔡虛齋曰我之飯蔬食飲水飲食如此其菲薄夜卧無枕曲其肱而

枕之寢處又如此其荒涼困亦極矣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

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朱子曰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

今按視之有而如無與浮雲之有而如無一般中村氏曰漠然澹靜貌金山曰視不義富貴漠然不與

已相干也胡期僂曰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

不把富貴來動心○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

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

雲然許白雲曰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

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今按

視之如無有即是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身處困極

其心之所以樂者由何事而然

注翼胡期僂曰曲是屈肱手臂也精里先生曰富且

貴或富或貴也○不義之富貴衛卿可得也之

類是也今按猶言縱令飯

疏飲水樂亦在其中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宋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

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

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孔子世家

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

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平聲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

也通義曰孔子作彖象文言時學易則明乎吉凶消

長已六十八歲故曰幾七十上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許白雲曰

有定而不可移故曰理進退存亡人行之故曰道通

義曰此二句出程子易傳序今按吉凶消長以天理

言覺軒語可據胡氏引解從虛齋誤進退存亡以人事言

也撮言從胡氏引解從虛齋誤進退存亡以人事言

當吉則進當凶則退當消則亡當長則存人與天合

矣所以無過也胡期僂曰大過猶云大段的過失陸

稼書曰當兼心過身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

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去聲而學

也盧未人曰於此見聖人必假年以卒學易是易尤不可不學於此見聖人必假年以卒學易是易尤不可不學

**註翼** 李氏曰有謂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頗中以工夫說者看來下有卒字則是聖人深懼其年之老而

不能終學易之功也雖非祈年亦有恐年不速意方與下卒字有理會吳孫右曰卒以學易言終其學易之功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輔潛庵曰理猶治也陳定字曰治之使情性得

其書以道政事陳定字曰述禮以謹節文輔潛庵曰正書以道政事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謹謂豪釐有所必計也今按理道謹就詩書禮說輔氏就誦之者執之者說不可從節文就天理說包儀則在內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切於日用是所以雅言也

之故而所以切於日用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故又在理性情三句上

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胡雲峰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底

惟禮要當執守言禮兼所執守而言故禮獨言執人所執守不止日用之禮雙峰說未是據言從之誤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

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識音式謂不言而自得之朱子

曰若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謝

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類記之詩書禮也

**註翼** 呂晚村說似非註意不必從夫子之所言者以切於日用也註自明白潛村謂逆知後人

必有好為高論喜為異說而驚世俗者故只在詩書與禮繫胡期僊曰皆指詩書執禮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

也輔潛庵曰楚君僭稱王縣尹僭稱公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

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去聲

言者與音余非所問猶言非所當問也或是所問之

對言難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俛焉日有孳音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

去聲學之篤耳林次崖曰理之未得也則憤發以求之

聲學之篤耳憤之極而至於忘食理之既得也則樂

之樂之極雖事之在所可憂亦忘其憂輔潛庵曰俛

焉謂刺著頭了做向前去逐日孳孳然更無少息時

陳雲莊曰不足也人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

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

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

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蔡虛齋曰無一善之或遺

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胡

斐才曰夫子只是極口謙下而語極平實中自然流

露高妙今按全體至極純亦不已就聖人全體言就

憤樂而見其全體也雙峰諸家就憤樂上言者不可

從汪武曹周聘侯孫潛村從之誤

陶謹之謂皆朱子言外體會為是

註翼胡期傑曰其孔子自指也吳因之曰凡人知老

不肯放心再無休息之期只此終身於學之意今按

云爾云云爾爾之義指上文之辭鄧雉千曰云爾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

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汲汲勤急貌○尹氏曰孔子以

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

義理爾若夫扶音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

有以驗其實也尹說說出聖人之言非全無事實而

但為設辭之意林次崖曰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目未及見耳未及聞者安得不去學

若問禮問官學琴之類是也但其學與人不同耳又

按蒙引謂非正意非

註翼蔡虛齋曰此必當時人見夫子無所不知而以

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今按之字以所知言不

必分義理名物吳孫右誤者字以事言吳氏謂

指人說亦誤李岱雲曰好以心言敏求以功言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蔡

齋曰怪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吳孫右曰勇

力尚血氣而不顧義理悖亂如臣子叛君父之類鬼

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去

者故亦不輕以語去人也袁誠夫曰自無而出有曰

化化屬陰李氏曰鬼神為造化之迹不是指迹也

為鬼神以其所以有造化之迹者乃鬼神也○謝

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而

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李氏曰謝氏以常德治人四

只說不語者在彼

未說所語者在彼

註翼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今按蒙引

專以答述言不可從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

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盧未人曰同行

事皆是胡期僊曰善是威儀言行皆好蔡虛齋曰從之謂從他樣做改之謂不與之類也○尹氏

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

善其有窮乎汪古逸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善

固當從然不內省則己有不善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省則己有不善未必能改

**註異** 饒雙峰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

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今按三

張君一曰從改總是發必有意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式亮魋也出於桓公故

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

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蔡虛齋曰

如是之德聖人不自名言然亦果有以自見其得於天者獨厚矣違天謂逆天意故與天忤也

**註異** 朱子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

類蓋誠有不可揜者吳孫右曰夫子語弟子以此蓋斷之以理而知其不能害己也然夫子既知天意而

又微服過宋者蓋有是天命又當盡人事耳陸稼書曰此與匡人章另是一樣議論與公伯察章不同與

用舍行藏章亦不同蓋此是聖人以天命在己自信安命之說不足講此命不足道之說亦不足以講此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平聲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輔潛庵曰程子以夫子之道為高遠而集註易之以高深言高則見其不可企及言深則見其不可窺測言遠則恐人求之於遠而不切於人倫日用之實故以深易遠也陳定宇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闊今按夫子之道高深指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而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已盡其力竭其才以求焉而遠不可及故疑以為夫子別有所隱不以要法教人是以無從入焉耳殊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學者各隨其資之高下勉循循不怠不止則其高深者亦自可致非別有要法故夫子以此言曉之曉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

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舉踵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去聲而進也程說發明聖人教人不躡等之意聖人之道猶天然者言聖人之道自然而然如天之不言而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耳知其高且遠謂其知不可及也俯而就之謂抑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呂說發明無隱之義陳定宇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也今按天象如日月星辰之升降風雨霜露之慘舒是也

論語述而

**註翼** 李岱雲曰首句一呼次句一解三句自証其無  
 不與作無往不與說畢竟行字作往字似虛但行字  
 非言行之行即該作止語默說蓋作止語默都是聖  
 人一身之所行也李氏曰首句我字與二三子對二  
 句吾字與爾字對三句吾字與二三子對末句却是  
 丘也三字收煞分明二三子所認都不是丘了指點  
 緊切一片苦心如見陸稼書曰爾字蒙引作汝字解  
 言無所隱於汝看來不必即作語助  
 解似捷今按是丘也有要學之之意

○子曰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

**信本也** 朱子曰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  
 信本也是忠信又為學文脩行之本也中村氏曰本  
 字以基本而言今按存在也不獨以心言許氏說未  
 是忠以心之自盡言信以言之無違言忠信本  
 也句發明忠信與文行並列為四件之義也

**註翼**

呂晚村曰四者是孔門學規聖人造就之妙有  
 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仇滄柱曰凡教一人  
 必兼此四者不是分列四科且亦一時並進不是文  
 到了然後教行行到了然後教忠信李安溪曰既有  
 行字信字不得在事上說今按此章本無重四者先  
 後之序意語類諸條多未定之說諸家主之者誤汪  
 武曹曰語類謂不是學文修行之時不教之存忠信蓋  
 朱子固慮後人必有強分先後之說而預為之剖決  
 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

陳北溪曰所謂神明不測者自  
 其施為言之則妙而不可測不可測者自  
 偏看也林次崖曰聖人是至誠底人君子才德出眾

**之名**

林次崖曰君  
 子是誠之者

**註翼**

林次崖曰此是聖人屢致思而及有恒之人復  
 申言有恒之義蓋示人入德之門也張彥陵曰



聖人不就神明天縱上說要從實心而造其極者言方於有恒處為真切不得而見非言聖人之難正深冀聖人而慨然發此也○兩斯可矣俱是望由此進於聖人非與其終於此也翼註曰全要得夫子以慨歎而寓微省以傲省而寓期望之意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

恒者不貳其心胡備五曰不貳其心亦不貳其為善之心鄧雉千曰主立心樸實守其一

端有始終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朱子曰善人則從來德地好事事依

不易意

本

分

註異朱子曰善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林次崖曰善人是誠底資質但未學有恒亦有誠底資質但未如善人之純蔡虛齋曰人惟能有恒則由此而進於有善無惡之域而聖人君子之地亦可以馴

致矣今按許白雲謂有恒者不可進善人也以兩得見斯可矣為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者不是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

其常也黃勉齋曰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夸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朱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

者以質言陳定宇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愚謂有恒者之

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

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

謂深切而著明矣言虛夸者之難乎有恒以見篤實者之能有恒故曰申言有恒之義

陳定宇曰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恒為主

王罕皆曰末節言三者之難乎有恒而有恒之

義即從茲可想張彥陵曰為有為盈為泰只是

虛描他箇雜點的模樣朱子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

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

是就尺度上說○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

○子釣而不網戈不射宿

射食亦反○網以大繩屬也連網絕流而漁者也邢氏

以繩為大網用網以屬者此網施之水弋以生絲繫

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網則提其網也

矢而射也宿宿鳥皇氏曰夜栖宿之鳥也宿鳥夜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

釣弋如獵較角音是也見孟子萬章下篇然盡物取之而絕流出

其不意宿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中村氏

養老享客陳定宇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

此可見其本心今按本心二字與不得已相應

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推廣餘意中

以事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輔潛庵曰

事必有一理為其事而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

不循其理則是妄作也

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夫子以生知之聖豈有妄作之理而其自言如此者其心不以聖自處也故曰謙辭然就其言味之則有非無所不知不能者其實自有不可掩者也

而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

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蔡虛齋曰如此則雖未能實知其理然亦可次於知而不至於無知妄作矣今按者字以人言

註翼 蔡虛齋曰上言不知而作我無是便見得人須

按諸家率上下俱就夫子身上說非註豈不可從林

次崖曰多聞亦可識多見亦可擇善而從此云然者

互見耳又按上者字指人下者字指事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

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盧未人曰門人以互鄉惡俗

既往逆其將來曰此已甚之行也

註翼 胡期僂曰童子未冠之稱門人是孔子弟子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

之前潔脩治也翼註曰潔字勿看太深一念與許也

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

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

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依改正次蓋不追其既往不逆

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不追答既往之惡又不

下自潔之心耳此處是總說不可分貼唯字上下疑

又有闕文輔潛庵曰唯何甚一句亦不大抵亦不為

己甚之意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也○程子曰聖人待

物之洪如此也謂不依隘也

註翼通義曰不保猶俗言不管說約曰唯何甚淺說

達說俱作何必為己甚翼註曰人字泛說末後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

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蔡虛齋曰仁者

心之德云云都

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非

在外也見不遠意凡在外者求之則有得不得縱得

亦無如是之速惟仁是求自必底隨求隨得一念方

動應念而生陳定宇曰即此二字貼斯字今按反而

求之四字貼欲○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

字遠難至也

之有之言仁非在外也故為

註翼胡期僊曰此為放其心者言也首句乃喝起之

詞下正實言其不遠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

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昔者亡之今忽在

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胡

期僊曰我泛言今按仁至淺說仁通乎上下故一念

反求己入乎仁域矣故曰仁至又按欲仁無工夫既

至之後須工夫饒說可從岱雲誤四勿

敬恕為仁工夫非欲仁工夫次崖說非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相原曰左氏傳註昭

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公魯君名稠音時襄之子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

見左傳左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蔡虛齋曰孔子答之以為

知禮不過就其習於威儀一節而言耳

註翼陸稼書曰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只據大概而答都是囿固語與諱君失意不相干今

按稱孔子事係昭公君臣之際也馮氏謂記於陳非也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

而進之也揖手著胸推之也相助匿非曰黨匿隱也

曰只指議論扶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昭公同狗私而言

公後吳是大伯後昭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

子姓者然史氏曰謂之猶言稱之也陸稼書曰謂之

用今按或問曰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

已自知其非矣胡氏當時譏誦之語非朱子之意范

文白從之誤又按謂之吳孟子者使若宋女因吳而歸者然也

註翼胡期僂曰君子泛言公正人君是昭公孟是長

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為吳姬而昭公為吳是同姓

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許白雲曰古者婦

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

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李岱雲曰春秋哀十

二年書孟子卒而去吳者恐是聖人曾筆削來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

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孔子欲辨以昭公為知禮之義則不可自謂諱君之惡欲置而不辨則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直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

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

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

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既自諱君之惡又以娶同姓不為知禮隨觸而然其受以應自然當可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

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

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註翼 過泛就失言暗指以娶同姓為知禮依雲謂黨君之過稍差幸只是幸人能覺悟而終不誤人也蒙引謂既知於人則聞於亡而可改圖於後日為幸非也此過非可改之過也胡桐原曰葉公以證

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

道其隱乎

○子與人歌而善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音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

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李岱雲曰人多誤看以為始歌不得其詳必俟復歌乃得其詳而取其善不知朱子之意不如此蓋始歌之時便從而和其善無以得其詳而取其善必俟其一歌既終以盡其首尾節奏之善則有以得其詳而取其善矣然後使人

復歌而後和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掩

其善也乃饒氏不得其解謂子與人歌是與人同歌

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己之自歌不知子與人歌且泛

說言子與人相聚而歌若遠同歌己是和之矣何消

反了再和況有唱乃有和己之自歌如何為和故朱

子云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

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可見而後和是於反時後和但於初歌便和非既反了然後和也輔潛庵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也此兩句已說盡孔子當時之意林次崖曰取不是取之於己取他

是個善歌人此見聖人氣象從反七容容誠意懇至而

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

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輔潛庵曰自

下乃集註推言事外之意也李氏曰氣象從容是就外面看誠意懇至是就裏面看林次崖曰使反而後

和之初不急遽氣象從容也見人之善略不恍惚誠意懇至也自服其善謙遜也欲得其詳審察也使彼

得自見其善不掩人善也金仁山曰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門人亦可謂善於記聖人朱子亦可謂善於

觀聖人矣人矣

註翼

胡期僂曰歌是歌詩金仁山曰蓋古人徒歌必合琴瑟而謂之歌翼註曰歌而善只是音節

之善不必太深李氏曰子與人歌四字微讀只先大概備伺說而善纔貼人歌之善下八字只作一句讀

有兩番歌不說做三番歌也今按引解集說作三番

誤歌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朱子曰猶今人云莫是如猶人言不能過人

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

而足以見言行去聲之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陳定宇曰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行為行故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盧未人曰聖人之

文為萬世經訓其行從心所欲不踰矩乃曰文莫猶人行未得有得總是謙詞然曰猶人見言易而在所

曰未得見行難而在所急勉人之意深矣謝氏曰

蔡虛齋曰實者言之實躬行君子是也

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見憲問篇猶人雖謙

辭然比諸未之有得尚有

所自居故謝氏以不遜言

**註異** 胡雲峰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蔡虛齋曰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體之於身見之於事也呂晚村曰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當作躬行君子之道

講今按李岱雲陶謹之從存疑誤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林次崖曰仁以理言聖則盡仁是也語錄大而化之謂聖若未化只可謂

仁非是虛未人曰又只是一个人今按陸稼書說未是胡桐原曰心德內也人道外也全與備皆極至之謂也兼內外限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

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

能學也蔡虛齋曰仁聖自然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

盧未人曰不厭不倦固夫子倪焉曰有孜孜之心然非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者不足以語此彼見理未真存心未純則工夫必有間斷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中村氏曰己有之字指仁聖之名說○晁氏曰名說

德吳蓀右曰不能學指不厭倦說

以道宋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

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

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為虛器但有其器而無人實而用之



謂之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自處上聲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言盧未人曰  
我不厭不倦外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  
此更無可稱意矣

註翼胡期僂曰若是起語詞抑是反上意之詞弟子  
指眾弟子言公西華亦在內今按豈敢不敬當  
意云爾指為之二句中村氏曰正者即此之稱唯者  
不多之詞又按弟子不能學也謂有聖仁之實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張南軒曰  
蓋欲子路深省誅者哀死而述其行去聲下之詞也  
夫禱之理也

曰神地曰祗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朱子曰  
饒雙峰曰如哀公誅孔子是也今按上下謂天地天  
胡氏馮氏以為禱辭俱失集註之旨子之禮而其詞則固述其君父悔過  
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無其理則不必

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  
己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疾病有禱聖人非不  
知之而問有此理否

者蓋有其意在而欲使子路深省之也若使子路達  
則知凡素行有愧於神明者宜用禱而夫子無用禱  
不必禱而子路未達既曰有之則必將行禱也故曰  
丘之禱久矣以明不用禱之意李岱雲曰夫子口中  
非敢自謂素行合於神明也但自反無愧實有不必禱者聖人亦不得辭也又士喪禮疾

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  
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

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鄭氏曰謂門戶竈行中靈

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陳氏曰

儀禮士喪禮疾病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辨

矣今按鄭氏士二祀之說不必從蔡虛齋曰行禱五

祀謂行禱禮於五祀也又按不請於病者以常人言

之若天子之事則不請而禱亦不可馮氏謂為夫子

禱則可也非也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迫切之至情故

不直拒之而責其非也在聖人則不

用禱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止其事也

註翼皇氏曰疾其曰病金仁山曰博物志曰之乎為

欲禱于皇天后土也饒雙峰曰古誅文之意蓋曰往

者疾病時嘗禱爾於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

之辭也中村氏曰丘之禱久矣五字中含蓄意味無

限極其自任又不自誇非聖人不能朱子曰蓋祈禱

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二決

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

是為功於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胡期僊曰是奢儉俱失中

而奢之害大蔡虛齋曰奢儉二字便是失中不孫與

失中然就兩樣較來不孫則防閑決潰網常踰越為

害甚大固則尚有朴野之遺又無僭越之罪未為甚

害故與其不○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吳孫

孫也寧固

欲救世弊而為是不得已之詞非取固也甚言

不孫之不可也陳定宇曰時弊指奢僭而言

註翼胡期僊曰奢是紛華美麗不孫是僭越不循理

儉是省約簡便盧未人曰三歸反拈鏤籃朱紘

是不孫豚肩不掩豆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盧未人曰坦蕩蕩寬廣貌李毅侯曰正形

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胡

原曰程子以循理役於物分言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乎則仰不愧俯不作此所以舒泰也役於物者為物所役也求名者役於名求利者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此所以憂戚也今按常字貼坦字多字貼長字○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李岱雲曰是誠意後乃能

**註翼**

張彥陵曰此章是摹寫兩人心境而境寓自在其中吳孫右曰夫子分別言之欲人存理而過欲也摘訓曰坦以地言長以時言李毅侯曰坦蕩蕩形容樂字也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嚴莊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

鮮有不偏言其氣或偏於陰或偏於陽也惟聖人全體渾然上聲然陰陽合德

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反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饒雙峰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蔡虛齋曰言其氣質之不偏陰陽合德陰陽以氣言德即陰陽是也氣虛容貌實中門人熟察而詳記之

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反而玩心也

**註翼**

盧未人曰温而厲非以厲濟温只是温之中見其厲耳三句皆然鄧雉千曰温以色言威與恭以身言胡期僊曰温而厲可親而不可犯威而不猛可畏亦可近吳孫右曰恭而安莊敬之中有自然無勉强拘迫者存呂晚村曰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温厲恭圓相而字是併合語非轉換語

泰伯第八

九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泰音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

復扶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只是可取而不取之謂非讓於人也謂讓

於周固不可謂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陶謹

之曰註下隱微二字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

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疆大季歷又生子

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

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

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

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

王蔡虛齋曰觀集註所序見大王所以有翦商之志

孫昌之聖有王天下之理也鄧維千曰周家積德累

仁至大王晚年國勢寢衰曰威李岱雲曰因有者因

商周國勢與周家世德而可知天命人心有所係屬也

則翦商之志已非覬覦神器可知矣朱子曰翦斷也

中村氏曰荆者楚之舊號蠻者南夷之總名泰伯建

國稱吳後其地入楚蔡虛齋曰自大王乃立季歷以

下至武王乃克商而有天下皆是叙周家來歷見得

武王只是終大王翦商之事耳非固以文武之有天

下實泰伯夫扶音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謂二代交

之所讓也夫扶音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謂二代交

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讓三而又泯其迹

馬無得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

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

美之也可謂泰伯不從事見賢遍春秋傳左傳僖公

說文扣牽馬也問泰伯與夷齊處君臣問道不合則去

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

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

註翼胡期僂曰至德虛說下二句正是至德之實今

按三以天下讓全君臣之義也民無得而稱全

父子之變而能不失乎中庸即其一事足以見至德之

全故夫子云云蔡虛齋曰泰伯若從大王翦商之志

則天下為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

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實曾以天下

讓也洪慶善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當立

者也朱子曰泰伯之心即伯夷扣馬之心大王之心

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

泰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

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大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

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蘓氏用三五十字罵武

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

悖處乃善呂晚村曰君臣之義原為天下而有大王

為天下而翦商武王為天下而伐紂泰伯為天下而

讓位王季為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呂晚村曰論文

王至德便譏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旋大

聖人善乎朱子之言曰大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天

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

二者並行而不相背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

實始於元儒金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

說而不得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

昭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證集

註謂朱子或問說與仁山相同集註據古註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蕙畏懼貌絞急切也

朱子曰絞如繩

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盧未人曰謂下編急不能容忍聞人過即急急揚之于人也

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朱子曰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陸稼書曰弊字要活看不是流弊只是病字意蒙引極明

李氏曰恭只是致恭於人慎只是臨事謹慎勇只是作事敢為直只是行事無委曲蔡虛齋曰

勞

勞所謂病于夏畦也蕙所謂畏首畏尾也亂所謂犯上作亂也絞如證父攘羊是也○勞蕙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衣勞蕙亂絞陳伯玉曰失之太過便不復名為恭慎勇直李岱雲曰勞謂過於周旋承奉人自苦筋骸中村氏

曰勞蕙病已亂絞犯人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

胡期僊曰有偷薄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

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胡桐原曰謂人道知所先後者上四句以有禮為先也下二句

以篤親不遺故舊為先也蔡虛齋曰言知所輕重則恭慎勇直施於親舊者自無過中之失而民化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

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

意相類吳說近是也

註翼

胡期僊曰篤是厚其愛敬親包九族在內仁即篤親故舊即舊臣舊友不遺是不忘舊好不偷

即不遺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四書通流

卷九

論語 泰伯

三十一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

敢毀傷見孝經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陳定宇曰此字

指今病時與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

恐墜履冰恐陷也翼註曰引詩中即寓保身正意與

同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

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陳定宇曰述前

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小子門人也語畢

而又呼去聲之以致反復方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

矣翼註曰望門人亦保身也○程子曰君子曰終小

人曰死見記檀弓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為去聲

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輔潛庵曰終者成

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

於道能如是乎輔潛庵曰又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之言也

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陳定宇曰

意胡雲峰曰范氏正恐學若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

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

之

論語泰伯

而今今日也今按夫語已辭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武伯之子問之者問其疾也

胡斐才曰孟敬子來造其家問視之

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胡期僂口不問而自烏畏死故鳴哀人窮

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輔潛庵曰人性本善其

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欲敬子

知其所言之善而識音志之也盧未人曰將敬敬子

謂將死善言以警其聽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皆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

也朱子曰粗不精細也○如人很戾固是暴稍不温

恭亦是暴盧未人曰厲非嚴厲謂粗率也○粗厲

是不慢放肆也朱子曰倨肆固是慢稍急緩亦信實

也蔡虛齋曰表裏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陳定

如一之謂實於面者言辭言語氣聲氣也呂晚村曰即指言語之

氣此氣字養氣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瞿昆湖曰

同是一句說話或出之以和平或出之以乖戾故辭

論語 泰伯



豆木豆陳定宇曰三禮圖說籩盛棗栗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

不在陳定宇曰此語甚濶籩豆器物皆包在內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

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平聲存省

悉井反察而不可有造七到反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音

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問扶

反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中村氏曰三者

無常敬以存之則臨時不知所以察之故註帶操

存說周聘侯曰三者原指道之所貴見人人合如此

故提出學者來說其實本文語○程子曰動容貌舉

氣專為敬子亦不可宣容奪主

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

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陳定宇曰此即集註

舊說今按程子倒說暴慢一句以說自然平時涵養

之說也下二句順說者以此句可類推也正字為助

非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三者

專正身而不外求故以為君子尹氏曰養於中則見

所貴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

賢遍反於外陳定宇曰亦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

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胡期僊曰若夫籩

體無所不該然不過器數之末初不切于吾身而無

關于政體明其義陳其數特有司之守有司之責耳

而豈君子之所貴乎

註翼萬授一曰此見居尊者當務其大意重末節胡

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中村氏曰獨顏色無

動靜出入可言故著箇正字以為用工之地○斯字

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

辭氣便須遠鄙倍○以籩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所

為有以煩碎為務者許白雲  
曰工夫全在遠近二字上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計較也相角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顏

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陳定宇曰該以能至若虛

而不見己不見物我之有問去聲陳定宇曰此謂犯

之有餘胡雲峰曰能容天下之理

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今按此一句就小小觸

犯言非謂凡事都如是也若說萬物一體則太無分

了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潛

庵曰以理言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輔潛庵曰以

也釋上四句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事言也釋下

句非幾平聲於無我者不能也鏡雙峰曰分言之則如

問不能犯而不校皆無

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

謹異張彥陵曰上半截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

子路作贊摘訓曰以能四句上二句是以虛心問人

而不自是下二句是以虛心處己而不自滿兩平開

說不見有相粘意蒙引存疑以有無貼能不能虛實

貼多寡覺得無謂許白雲曰能不能以事為言多寡

以明理言今按此說可從稼書謬虛未人曰有若無

承以能句實若虛承以多句○不校一句言量○不

校亦非大故不校不然是所謂不報無道也○從

事言其能為此非謂其用功於此也胡期僊曰曰

犯乃人之妄加也斯指上五事又按若無不覺其為

有若虛不覺其為實都是知義理之無窮求盡之的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輔潛庵曰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而君子則

成德之名也胡桐原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李密雲曰集註其才其節俱貼君子身上說本文臨大節之節自指事變說是注中至於死生之際六字貼臨大節三字而君子之節操却在死生之際與疑辭不可奪上見勿以其節節字混臨大節節字

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所守如是可謂君子矣盧未人曰此章雖才節並言意還重節言人有如此

才亦須有節乃為君子故程子獨以節操言之

**註翼**胡桐原曰上二句皆云可以下一句乃所以承上文也謂既能為彼而又所守如此始決然可謂之君子胡期僊曰託是先人付託我寄是總攝意臨是當吳孫右曰可以託孤如定君位成君德是也

可以寄命如安社稷服人民是也朱子曰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蔡虛齋曰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謂臨大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也○不可奪節不可奪也陸稼書曰大節節字蒙引以事變言則是盤根錯節之節不是註中節字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胡桐原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濶翼註曰非容人只是容得道理與執德不

看弘毅反魚既強忍也胡桐原曰強則執持之非弘不能勝平聲下同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非弘則以一善其重非毅則以半途自廢而不能致其遠所以說不可以不弘毅也

**註翼**陳潛室曰弘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猶健馬之足以致遠林次崖曰任是死字猶云擔子也道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可謂遠矣曰仁者

人心之全德兼四端統萬善流行貫徹無間可容息

者也蔡虛齋曰身體謂依此理也故曰以身體謂以

一身兼體乎衆理而力行之也○相人編論氣篇曰

醫家以一呼一吸為一息中村氏曰此志謂身體力

行之○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

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此條反說以明二者不可偏

字恐止是無骨肋三字之意洛中方言如此陳定宇

曰居之此是寬以居之居今按居居貯之義之指

物言弘而不毅則雖身體之不能耐久如人之擔重

而少如車之致遠而容受之不多故曰無以居又曰

之二句俱從任重道遠來隘狹也陋阨狹也

也

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此條正說必弘毅

道遠也

註翼吳蘇右曰次節則著重遠之實也○解而兼嘆

所以體此理不可謂全無分別四書

家訓曰有以弘毅就作仁看者少差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許白雲曰詩本性情詩

虛齋曰人之性情有邪正詩亦有邪正邪正二字起

下文善惡二字胡桐原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

之淫奔也其為言既易去聲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

其感人又易入胡斐才曰言易知以詩之詞句而言

庵曰吟咏謂詠歌抑揚謂詠嘆之指趣而言輔潛

聲或高或下反復謂詠歌之不一而足故學者之初

論語泰伯

四書輯疏 卷九 論語 泰伯 四十一

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胡相原曰詩之正可以感發其善心詩之邪可以懲創其逸志所以興也陳定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陳定宇曰

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中村氏曰制節文所以將敬也蔡虛齋曰恭容也敬心也節文度數即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此兩句猶上節云詩本性情意胡桐原曰辭者解使去己遜者推以與人許白雲曰品節是其大綱文章是其小目可以固人肌膚之度者制度數者隆殺多寡之數

會筋骸音斤之束出記禮運蔡虛齋曰肌肉也膏皮也筋所以聯屬乎骸今按骸百骸

不獨脛骨許白雲曰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遂至手足無所措耳

目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許白雲曰卓然者自立之貌既守乎禮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節不為其搖撼惑奪其心志矣蔡虛齋曰善必為惡必去陳定宇曰此字指禮而言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唱迭和去以為歌舞八音之

節胡斐才曰五聲宮商角徵羽聲之清濁高下也十二律陽律為律陰律為呂皆曰律者陽統陰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押詩歌以八音之器而為樂也朱子曰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等蔡虛齋曰更唱迭和前者唱後者和而唱和又自相循環八音也聲律只在歌舞八音之內雖可以養人之性無聲律然其節亦協今按節節度也

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壯里反陳定宇曰邪穢謂私欲之汗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今按養涵養也蕩排盪去穢垢也滌洗也消滅也融鎔也查煎也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說卦傳文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義精以知言仁熟以行言朱子曰和順從容无所乖逆吳伯章曰和順道德如云不違仁也又按蒙引謂道德以仁義之本原言天道也○按內則十歲不可從陳定宇曰此字指樂而言

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

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

淺深也輔潛庵曰少儀謂幼少奉事長上之禮禮之小者也樂則六樂之器鐘鼓管磬之屬樂之一物耳朱子曰到二十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蔡虛齋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為先立

次之成為後興者淺立者深而成又其深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扶音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並去聲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蔡虛齋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以資質言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

論語 泰伯

以學力不至言也胡桐原曰程子以為今皆無此蓋  
因世變而傷嘆焉學者則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  
不可於詩謂不得以詩而興也禮樂做此今按耳聞  
得興於詩謂不得以詩而興也禮樂做此今按耳聞  
聲音目見采色不使致聲亂色留聰明所以養其耳  
目歌詠之法自有節度性急者不得疾性緩者不得  
舒所以養其性情手足舞蹈盪  
血脉消鬱通和所以養其血脉

**註翼** 林次崖曰人之所以成德又自在若前章之志  
道據德依仁是也十五志學章所言雖聖人之

事學者之所以成德大略可見矣詩禮樂乃為學資  
耳若謂人之進學專賴於是則非也朱子曰後世去  
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  
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淡洽貫通  
熟處亦有此意思真西山曰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  
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  
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  
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  
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  
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

然也仇滄柱曰可使不可使只作能使不能使朱子

北溪曰理之當然如父慈子孝之類所以使民由之也陳

來歷是性命之本處陳定宇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

所以然之故當然之理雖九氏可律以持循其所以

然之妙在學者難遠求其領會而況於九氏乎林次

崖曰由者身之所行也知者心之悟也○程子曰聖人設

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

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王介甫說則是後世朝四

暮三之術也列子云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

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

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郵相籠皆由此也今按

論語 泰伯

四十一

借祖公之籠群狙以比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而相籠也 豈聖人之心乎

許白雲曰民者庶民百姓也饒雙峰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胡期僂曰一個指當然一個指

然所以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去聲惡不仁之

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胡期僂曰好勇專尚勇敢輔潛庵曰亂謂害理

傷道爭鬪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潛

庵曰好勇疾貧則其心固惡矣若惡不仁之心則本善也但疾之已甚則亦流於不仁矣

註翼 盧未人曰此兩言亂之所由生一是自為亂一

是致人為亂今按不仁謂不仁未深而猶可包容也故疾之過其當而後致亂若夫至不仁之人則雖疾之不已甚亦作亂也故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已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許白雲曰智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為者技藝又是能中其

節目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胡驕矜夸挾己斐才曰美是智能技藝到十分精妙處驕矜夸之所

有以吝鄙嗇色也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

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

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言無周公之德而但有

而不足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苦忝反許白雲曰程子

觀矣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

原於由生也 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



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許白雲曰朱子合說驕吝今按

開說是正意合說是推論胡桐原曰其所以閉藏者乃欲資以矜夸也其所矜夸者即前日閉藏者為

之地也譬之枝葉本根相為貫通也史文璣曰未有驕而不吝謂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枝葉未嘗不出

於本根之意也未有吝而不驕謂吝而不驕無以用其吝本根未嘗不發為枝葉之意也況驕是矜夸以

街於外亦自不可反而為吝之本根吝是鄙蓄以守于中亦自不可出而為驕之枝葉

**註翼** 呂晚村曰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關才事周公二字是才美二字偶然引帶並不關

周公名位事業也胡雲峰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許白雲曰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

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註於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今按驕且吝謂

或驕或吝也陶謹之謂兩弊俱蹈誤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胡桐原曰或聲同而字誤也為學

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

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

至於穀宜不易得也中村氏曰楊氏讀至字如字

**註翼** 呂晚村曰不至非必不得穀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篤厚而力也趙格庵曰言信得深厚牢固不走作也不篤信

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

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

亦徒死而已蔡虛齋曰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不守死則不能善道下因乎上也然篤信而不

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是上因乎下也林次崖曰蓋不篤信則不能好學故要篤信篤信而不學則所信又非其正故又要好學不守死則不能善道故要守死守死而不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故又要善道蓋守死者篤信之今按正字對邪字說李氏說非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蔡虛齋曰無有用工篤信而不能守死者故曰守死者篤信之

效是有守也亦無有用工好學而不能善道者故曰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有學也

**註翼** 中村氏曰兩句平說而意實相承總來以道為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蔡虛齋曰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許白雲曰篤信好學就知上說守死善道就行上說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 見憲問篇朱子曰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

也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

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 朱子曰

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 天下舉

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 賢遍也 饒雙峰曰

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存隱而已中村氏曰此二句亦重隱邊故註獨以無道 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註翼** 吳蘇右曰次節言有學守之善中村氏曰危以勢言亂以政言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

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是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胡期僊曰見身出

而道與俱顯隱是抱道而身不出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學無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守無碌

碌音碌碌小石也碌碌多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道有

之世所用者必有道之人而見棄是無可行之道也無道之世所用者必希世之人而見用是無能守之

節也此皆碌碌庸人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首節而去就之

義潔不入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則見然後為君子之全

德也

註翼盧未人曰末節承有道則見二句而反言之見下

虛齋曰上邦字指國對天下此邦字單言指一世而無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胡期僂曰位公卿大夫之位蔡虛齋

曰謀是思所以處之非但泛論而已故註以任字代之今按任當也籌畫區處之謂若君大夫

問而告者則有矣蔡虛齋曰此是言外意

註翼林次崖曰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今按兼上下左右說撮言集說主自下侵上看未是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睢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

章也史記曰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朱子曰自關

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關雎恐是亂聲前面者恐有聲而無辭

今按此卒章指後面有辭處關雎之亂關雎一篇也非謂末章故曰樂之卒章不曰詩之卒章可見關雎

之亂以為風始不獨末章故引以證之條辨精言匯參皆主說約與註未合不可從又按詩之卒章亦謂之亂輯之亂亂曰之類是也但可混看洋洋美盛意孔證亂之為卒章與此章亂字勿混看

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

如此本文獨舉關雎以該眾樂觀之正樂樂之美盛如此可知矣

註異 盧未人曰此為魯之樂官逾河蹈海以去亂師摯已不在魯故追思而嘆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慳音空○侗無知貌林次崖曰是不聰明心下鶻突底人愿謹

厚也林次崖曰是謹守故常不敢妄動慳慳無能貌林次崖曰是才拙無能幹底人

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也吾不知教誨之方故曰甚絕之之辭亦不

屑之教誨也出孟子告子下篇朱子曰屑潔也○蘇氏

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

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朱子曰德字只是說人各有長處故馬之蹄齧

蹄與跟同齧也者必善走德其不善者病謂不善走者必馴

也德馴擾也從也有是病之狂侗慳慳是質而無是德直愿信是偏中之美

故曰則天下之棄才也故夫子曰吾不知之醒之

註異 朱子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大言下稍却無收拾是也陸稼書曰此處直字似不必深看只指有過勿掄表裏如一二項說為是言行則仍當兼也吳孫右曰信者一味樸實絕無詭也詐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苟勇然

惟恐其或失之敬學者當如是也

蔡虛齋曰言人之為學惟日孜孜而

兢尺寸之陰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

然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及也學如不及以功言猶

恐失之以心言陸稼書曰須知心與力是一時並用的

呂晚村曰講章妄分未得己得真癡人惡夢矣中

村氏曰譬諸進人如不及謂追之之急猶恐失之謂

恐追未及之間或失其人而不知所往今按竦然敬

貌○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

待明日便不可也

放置也捨也過是助字謂捨置之而不為也言人之為學當如不及

猶恐失之不得放過而不為也若不

然而說姑待明日而為之則不可也

註翼 胡期僊曰學兼致知力行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陶謹之曰就心體上摹寫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

蔡虛齋曰言其大過人也

鄧維翰曰舜禹崛起匹夫以有天下可謂富貴極矣

乃視若固有漠然無所動於中是其心自有超乎天

下之外不與猶言不相關

朱子曰言天下自是天下者也

下來移著林次崖曰只是不把心動

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原不必說到貪戀所有處即胸中微有

欣喜之念便看得天下與己相關矣

註翼 翼註曰全節作一句勿斷此天下以勢位言不

主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

壓倒故曰巍巍蔡虛齋曰獨舉舜禹舜禹本是匹夫

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為意尤見其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

饒雙峰曰則乃準則非法則也

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

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蕩蕩廣遠之稱也

言其無處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

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李岱雲曰天之巍巍原就形體不冒上說堯之

說矣雖體段之體亦跟於在內之本體而此則但即

不冒之德之體段以見其大也諸解或指德之所存

說則將為君說向無為或指德之所施說則又將

巍蕩蕩即混下成功文章皆未會得註中德字也今

按德字聘侯詒仲以體言安溪滄柱兼體用講皆與

註中廣遠二字未合故不從之蔡虛齋曰天於萬物

無所不覆也惟堯之德有以準乎天而同一其大虛未

人曰惟其德之廣被如天一般故無處非堯之德何

廣遠也吳蘇石曰只是心知其德而

難以舉似意與無得而稱者不同

註翼

翼註曰大哉二字就是巍巍蕩蕩巍巍乎煥乎之

天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饒雙峰曰天之巍巍

以形體言今按觀註高大二字則此說可從武曹

之非是又按李安溪周聘侯上巍巍亦屬堯

者不必從胡期僊曰民當堯之時之民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蔡虛齋曰如百姓昭明

**煥光明之貌文**

**章禮樂法度也**蔡虛齋曰禮樂教也法度政也

未人曰如命皋夔義和所典之類堯

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陳定宇曰此字指成功

與文章而言今按可見

則不可名謂可見

而不可名非也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

**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中村氏曰尹氏天字以理言陳

定宇曰此似以為法則之則今

按天道流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唯理之自然無所

容心也故其大巍巍堯之治天下亦行所無事無所

容心也故其大與天一般民無得而名焉又按巍巍

內註以體言外註以用言則天內註以德言外註以

事言然德之所以廣遠者亦由事之所以無為也其實一也又按可見者則可名也故以可名言之揚齋

註翼

呂晚村曰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勲業正謂可得而名者耳仍要牽合無名則

天不分德業皆講章不通之說吳蘇右曰下節舉其可見者言之而德則終不可名益以見堯之大也二節不並重李氏曰須知堯之成功如平水土教稼穡明人倫皆從前所未有之事而禮樂制度之文章皆擅開闢之奇成中天之盛何等巍巍煥乎故夫子贊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

私列

皋陶

音遙

伯益

陳定宇曰虞廷之臣

五人其尤也金仁山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為後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

為民

註翼

吳蘇右曰夫子尚論本意原以周為主唐虞特伴說耳然亦非並論周家才德之盛只是論才

于周而因及于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于文見才之盛本于德之感○兩節俱是門人因聖言而記此蓋先案而後斷亦因斷而有案也吳因之曰因下有唐虞之際故先列舜有臣在前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

實照

公奭

施隻

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

於沼

散

上宜

生南宮适

邢氏曰畢榮皆國名太閎散南皆名也

其一人謂

文母

陳定宇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大妣也

劉侍讀

名敬字原父以

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武王后

九人

治外邑姜

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句以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武王君也孔子臣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九對君問皆然才難

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

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

胡期僊曰堯舜禪繼交會之際周聘侯曰只言其氣運之盛耳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

此字指周言許白雲曰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所以說盛於周初降自夏

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左傳襄公四年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

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

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

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

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

以下恐是圈外因武王牧野誓師之言而及文王率

叛服事之德又以至德稱之則行權之未若守經也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

起之而自為一章



註翼 張彥陵曰此節大意只云周之才固比隆於唐之德而曰周之德亦非不足於捐遜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李氏曰須知文王自是文王之專武王自是武王之專本文說周德之至不過由武王而推及文王見周才之盛由於周德之至耳何必因一周字遂牽扯武王在內張天如曰若以有二指開疆闢土言則與蠶食六國何異止就人心豫附聲教四訖上說方切當日情事而服事意亦起胡期儂曰三分有二見勢可以取○服事順服奉事也今按不必作帖服說以字亦不必作率字說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虛訝隙也罅裂而成孔也

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盧未人曰謂犧牲黍稷是豐潔今按豐多也盛也潔清也

衣服常服盧未人曰身飾黻蔽膝也以韋為之

也祭服謂之黻冕冠也

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音老者也

有溝十里為一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甚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澇水潦則泄

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

飲食衣服宮室當薄也至於鬼神黻冕溝洫當豐也今也豐其所宜豐儉其所宜儉豐儉各得其宜縱欲指其隙而議之無得而議之矣淺說曰盡力溝洫多費己力而不吝于豐字亦切不必費財也今按適猶當

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

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音潮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

不與音預也夫何間然之有既致美乎宗廟朝廷應知矣故推而言之也非

本文正意徐岩泉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不於自己身上起念宮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之衣

知其為薄者正是有天下而不與處也

胡雲峰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中

王只是舉出為萬世表準耳不是要將歷代帝王來

分個等第○不是無間之大處乃是無間之盡處於

此無罅隙可尋則真無間矣○謂之間者大綱已不

了安可謂問盧未人曰飲食是日用常供膳食宮室

几殿宇宮闕皆是當時尚是茅茨土塔之舊故其制

甚卑張彥陵曰必曰致者內極其情外備其物也吳

孫右曰鬼神曰致孝蓋宗廟之鬼神也今按稼書兼

天地看非註意胡期僊曰卑不崇華麗意陸稼書曰

書言濬畎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

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的治水

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即位後自有即位後之經營

若認作一時事則便是作

司空事不是為天子事矣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九終

